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血令

上



内 容 提 要

漠北“昭君冢”前，双目失明的阴瞎子施计夺走半块铜牌中的半截血令。据传，血令在手可得高人辅佐，俯视天下。由此引起朝廷警觉江湖纷乱，一场黑与黑、正与邪之间的明争暗斗连绵不断，扣人心弦。

威镇一方的“铁骑会”传人傅少华在这场较量中，高瞻远瞩，计高一筹，然而所遇的惊险亦难以想象。

独孤翁笔下传神，牵你走进一个诡诈天地。

漠北半块铜片

问遍天下，没人不知道，昭君名王嬙，汉元帝时征选入宫，因开罪于画工毛延寿，数岁不御。

后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求美人于天阙，帝诺以昭君和番，翌年遣之塞外，于是，这一“丰容盛饰，光照汉宫”的美人，抱琵琶，跨宝马，为了汉蒙的和平而通婚异族。

昭君老死异域，骨埋大漠，绝代佳丽，砂土一■，昭君的埋骨处，在“归绥”城南三十里大黑河之滨，当地土人称之为昭君冢，巍然高丘一座，前有小河，俗称黑水河。

昭君冢高十余丈，旁有登道可拾级而上，其上则宽平似台，方圆约五六丈，冢前有很多碑碣。

冢之东北，大黑河浪花蹙锦，树影含娇，回波反映，曲曲流向西南，冢旁，麦陇草屯，山林村阜，无不黛色一片，深若浓墨，故山曰大青山，河曰大黑河。

昭君冢烟霭朦胧，远见数十里外，所以又叫青冢。

漠北风光，雄壮、悲怆，还带点凄凉。

日头落下去了，不，还顶在山尖上，霞光万道，烧红了半边天，这时候，漠北风光，那雄壮、悲怆、凄凉的意味就更浓了，偶而再听几声驼铃，几声胡笳，更能使人不觉泪下。

所以有人说，要欣赏漠北风光，那雄壮、悲怆、凄凉的景象，最好是在日落时光。

这两个人不知道是不是在欣赏漠北风光，要是的话，那就是一对大外行。

日头高悬在正头顶，能晒出人的油来，地上的砂烫脚，倘如有人拣颗砂砾起来，手掌心就托不住它。

上面烤着，下面烫人，炙热的风像大黑河里的波涛，一阵一阵地，能使人窒息，恨不得跳进大黑河里洗个痛快。

这两个人，就在昭君冢前。

一个躺在昭君冢对面的一棵大树下，一个靠在昭君冢前的石碑上。

躺在昭君冢前大树下的那个人，穿一件白里泛黄的长衫，个子高高的，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口，脸上扣着一顶宽沿大草帽，把脸全遮住了，脑袋旁边地上放着

一个粗布小包袱，一望可知是赶路的。

受不了烤，耐不住热，躺在这浓荫遮天的大树下睡一会儿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，虽连城璧也不换。

靠在昭君冢前的石碑上的那个人，是个乡巴老头儿，穿一身粗布衣裤，白布袜子厚底鞋，满身都是黄尘。

头上扣顶破皮帽，怀里抱着个三弦，“咚、咚”地直响，两双眼直翻白眼珠，敢情还是个瞎子。

就这么两个人，一个在荫凉里，一个晒在太阳下，瞎老头儿他似乎不怕烤，不怕那阵阵炙人的热浪，拨弄着三弦，人显得很悠闲，很惬意。

可是渐渐地，瞎老头儿他不悠闲、不惬意了，满面风尘，皱纹遍布，似乎历尽沧桑的老脸上，很明显地泛起一片焦急神色。

看这神色，让人觉得它比那“热”还令人躁得慌。

而树荫下那个，仍然盖着脸睡他的，动弹都没动弹一下，看上去他应该比瞎老头更悠闲且更惬意。

没多久，瞎老头儿两道残眉忽地一阵跳动，大拇指一拨，“咚”地一声大响，这一声比刚才那连续不断的弦声大得多，听起来像鼓又像干雷，能震得人耳鸣心跳气喘。

可不是么，随着弦声一阵怪风，吹得地上黄沙直打转。

就在这时候，那天地一线处，无垠的黄沙上，发现了一个小黑点，飞快地向这边移动。

很快地，近了，那是个人，在向这边奔跑。

再近些看，不错，那是个人，身材瘦小不高，脚下快是够快，可是有点踉跄不稳，像喝多了酒。

瞎老人脸上的焦急神色一扫尽净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难以言喻的惊喜，而旋即惊喜神色也不见了，仍恢复了那悠闲、惬意之色，轻轻地拨弄着三根弦。

躺在树荫下睡觉的那个，仍盖着脸睡他的，似乎好梦正酣，这时候正泡在西王母那瑶池里，如何肯醒。

再一转眼，那人近了，是个老头儿，半截衫不到膝盖，裤腿系得紧紧地，打扮轻快、利落。

黑黑的脸，浓浓的眉，圆圆的眼，而嘴角却挂着一丝血丝，血不住地在流，从嘴里往外涌。

刚到昭君冢前，突然，他停住了。

他停他的，瞎老人似乎茫然无觉，那对白眼珠子翻也没翻他一下，那个睡觉的就更不必说了。

来人似乎等不及了，两道眼神像电，左右一扫，陡然大喝：“谁是接符人？”

这一声像晴空里打了一个霹雳，树荫下睡觉的那个，大梦倏地被吓醒了，挺身坐了起来，帽子掉了，一滚扣在身边小包袱上，那长像二十多年纪，长眉斜飞，面目黑亮，悬胆一般挺直的鼻子，黑是黑了一点，但黑里透着健壮。

他瞪大了一双充满惊骇的眼，直望着来人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

而就在这时候，瞎老人手指加快，三弦一阵急响。

来人倏地凝目，只一眼，抬手探怀取出一物，抖手一喝：“快走。”

一片黄光电一般地射进了瞎老人怀里，就在那道黄光没入瞎老人怀里的同时，来人往前一栽，砰然倒地，脸埋在炙热的黄沙里，没再动一动，血顺着嘴角往外涌，染红了他脸前的那一小片黄沙。

那年轻人一声惊叫，身子往后挪，手抖着去摸草帽跟小包袱，瞪着眼，张着嘴，吓得脸上都变了色，似乎打算跑。

蓦地，对面瞎老人轻喝一声开了口：“年轻人，别动。”

年轻人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老……老人家，是……是叫我……”

瞎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年轻人，我正是叫你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老人家为……为什么叫……叫我……别……别动。”

瞎老人道：“年轻人，因为我要求你一件事，请你帮个忙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老人家要……要我……我帮……帮什么忙？”

瞎老人缓缓抬手一指沙上死老人道：“年轻人，你看见了么？”

年轻人的身子忙又往后挪了一挪道：“老……老人家，我……我看见了……”

瞎老人道：“年轻人，你告诉我，他怎么样了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他……这……这位老……老人家死……死了。”

瞎老人道：“没动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瞎老人道：“还有气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……我看……我看不清楚……大……大概……已经断气了。”

瞎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就对了，年轻人，你可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年轻人惊怕地摇头说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瞎老人道：“那么，年轻人，听我告诉你，留心仔细听着……”

手往怀里一摸然后一扬，黄光映日一闪，那是宽窄不过数寸、长方形的一块铜块，他接着说：“他是为这个而死的，也就是说因为他身上带着这个，所以被人追赶，被人用重手法震碎了内腑，难为他还能跑这么远到这儿……”

年轻人望着那黄黄的一块，愣愣地问道：“老……老人家，那……那是块金子？”

“不，”瞎老人摇头说道：“这不是块金子，这是块铜，可是它比积堆如山的金块还值钱，他为这铜块死了，值得，这铜块的价值远在千万条性命之上，假如它落在别人手里，那等于死千万个人，损失千万条性命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老……老人家，我……我不懂。”

瞎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懂，你也不必懂得太多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，你只替我送到一个地方，交给一个人就行了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送给一个地方，交给一个人？”

瞎老人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年轻人，这就是我要求你的事，求你帮的忙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老人家，你……你为什么不自己……”

“自己！”瞎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我要是自己能送，就不会求你帮忙，年轻人，你看见了，他死了，杀他的人是夺这块东西，在他们没夺得这块东西之前，他们是不会甘休罢手的，如果我没料错，追他的人马上就要到，你拿着这块东西快走，我留在这儿挡他们一阵，他们只会怀疑我，不会怀疑你，纵然我跟他一样地死了，这块东西总算由你之手送了出去，交到了某人手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老人家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你也快走……”

瞎老人摇头淡然道：“年轻人，你不知道厉害，走不掉的，能走我早走了，要是两个都走，被他们追上，一个也别想活命，这块东西仍然会落进他们手里，那你就白死了，而且跟着他死的还有千万个人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可是……老人家，我……我怕。”

瞎老人微一摇头，道：“年轻人，不用怕，有我在这儿挡着他们，你是可以很顺利地离开这儿的，再说他们只会怀疑我，不会怀疑你，就算最后会怀疑你，你已经走远了，怕什么，他们也没有见过你，也不怕他们会找上你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老人家，我……我不敢……”

“年轻人，”瞎老人脸色一凝，道：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这句话你可听说过？”

年轻人点头说道：“老人家……我……我听说过，那……那就是说……”

瞎老人微一摆手，道：“别多说了，听说过就好，我刚才说过，这东西只要落进他们手里，那就会死千万人，损失千万条人命，你帮我这个忙，就等王广积阴德，救了千万条人命，同时也大功一桩，不但从此要有什么有什么，说不定还可以名垂青史，年轻人，你何乐而不为？”

年轻人似乎有点心动，迟疑着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要我把这东西送到什么地方，交给谁？”

瞎老人道：“‘张垣’你知道么？就是‘张家口’，你到张家口大境门西北元宝山上云泉古刹，把这东西交给主持和尚就行了。”

年轻人忙道：“老人家，不行啊。”

瞎老人道：“怎么不行？年轻人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家住在归绥，我现在是要回家去，没跟我爹娘说一声，我怎么能够到张家口去……”

瞎老人道：“不要紧，年轻人，你可以先弯回家去一趟，对你爹娘说一声，然后再到张家口去，迟个三五天也不要紧。”

年轻人还有点犹豫，道：“那……老人家……”

瞎老人瞎眼一睁，道：“年轻人，别这个那个，再迟片刻连你也走不掉了。”

年轻人可真害怕，一惊跳了起来，道：“老人家，我是怕我爹娘不让我去。”

瞎老人道：“年轻人，人活在世上，不为名即为利，你只要帮我这个忙，把这东西顺利地送去，你就会名利双收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一家老小从此可以坐着吃喝一辈子，把这话告诉你的爹娘，他俩不会不让你去的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真的么？老人家。”

瞎老人道：“我这么大把年纪的一个人，还会骗你这后生小子么？”

年轻人迟疑着点头说：“那……老人家，请你把东西给我吧。”

瞎老人唇边飞快掠过一丝笑意道：“年轻人，你要接住了。”

扬手就要丢，突然，他手停在半空，道：“年轻人，告诉我，你姓什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老人家，我姓傅。”

瞎老人道：“家住在归绥城什么地方？”

年轻人眨动了一下两眼，道：“老人家，你问这……”

瞎老人笑笑说道：“事成之后好派人给你送酬劳去啊。”

年轻人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是……老人家，我家住在归绥城老河沿儿。”

瞎老人微微一怔道：“老河沿儿，年轻人，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地方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那是个小地方，就在城西，到那儿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
瞎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年轻人，你接住了。”

手一抖，那铜块化为一片黄光，飞一般地射了过来，年轻人忙伸手就要去接，那块铜块已然射进了他怀里，毫无力道可言，年轻人收回了手，深深地看了瞎老人一眼。

瞎老人接着说道：“年轻人，你快走吧，记住，张家口大境门西北元宝山云泉古刹主持和尚，事成后自有你享不尽，受不完的好处。”

年轻人应了一声，俯身就去拿帽子跟包袱。

瞎老人忽地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小子，叫你早走，你偏罗嗦，如今他们到了，想走

也走不掉了，都是你，坏我大事……”

年轻人吓了一大跳，顾不得抓帽子跟包袱，忙直起腰往死老人来处望去，嘴里说道：“在哪儿……没有啊，老人家……”

瞎老人冷哼一声道：“没有，我瞎你也瞎么，你再看看。”

年轻人本就仍往那天地一线处望着，闻言说道：“真的，老人家，连个人影……”

脸色大变，突然一声惊呼：“哎哟，真的，十几个，老人家，这……这可怎么办，我……我可要跑了……”

地上帽子跟包袱也不要了，拔腿就要跑。

“小子，站住！”瞎老人冷然沉喝。

这声沉喝声音不大，但却震得年轻人身子一晃，他没敢再动，身不自主地把迈出去的腿收了回来。

“躺下，小子。”瞎老人又道：“跟刚才一样，睡你的觉，装成没事人儿一样。”

年轻人颤声说道：“那怎么行，老人家，我害怕……”

瞎老人冷然说道：“这时候你只有死路一条，听我的话你或许能保住一条小命，这两条路你拣哪一条？”

年轻人忙道：“自然是拣后一条。”

瞎老人冷喝说道：“那就听我的，躺下，把帽子扣脸上，一动也不许动。”

眼看那十几条人影已近，年轻人没敢再犹豫，砰然一声趴了下去，身子一翻，趁势抓起包袱上的草帽扣在脸上。

那瞎老人又拨动了他的三弦，“咚、咚”一直响。

就在年轻人躺下后的不一会儿工夫，那十几条人影已风驰电掣般到了昭君冢前，不约而同一起刹住了身形。

那是十几个衣着讲究，服饰鲜明的黑衣人，一个个年纪都在三十岁以上，人人目光犀利，眼神十足，单凭这一点，就知道是内外双修的一流好手。

为首黑衣人个子瘦瘦高高的，面庞瘦削，白色多，血色少，长眉细目够阴沉的，两撇小胡子看上去夺人心魄。

他那双目光先落在地上死老人身上，然后从死老人身上移注瞎老人，跟扣着帽子直挺挺躺在那儿的年轻人。

突然，他笑了，是皮笑肉不笑的冷笑，十分怕人。

“大热天里反穿皮袄装佯，不怕闷热了么，老头儿，说话！”

瞎老人手停了，三弦不响，白眼转动了一动，道：“这是谁说话啊？”

瘦高黑衣人脸色一沉，道：“我，来自远道的朋友。”

瞎老人一脸错愕之色，道：“朋友，我没有远道的朋友啊。”

一名黑衣人一闪身掠了过去，腿一踢，瞎老人怀中三弦断成好几截，飞出老远，瞎老人被劲势所带，一下子翻了出去，在砂地上滚了好几滚，爬在地上两手惊慌地摸索着：“哎哟，我的三弦，我的三弦，我是靠这个吃饭的啊，你这个人怎么……怎么打人……”

瘦高黑衣人微嫌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讶异之色，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瞎老人忙道：“我是归绥城里卖唱的，大热天里经过这儿歇歇……”

瘦高黑衣人阴阴一笑道：“老家伙，少在爷面前装佯，光棍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，乖乖地把东西拿出来，咱们交个朋友……”

瞎老人仰起了脸，道：“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”

瘦高黑衣人阴笑说道：“我磨磨嘴也无妨，那半块铜牌。”

“铜牌！”瞎老人一怔道：“铜牌，什么铜牌，噢、噢，是了，是不是一块铜……”

瘦老黑衣人目中寒芒一闪，道：“明白就好，乖乖交它出来……”

瞎老人“噢”、“噢”两声道：“你怎么不早说啊，早知道你是要那块铜，我也就……你找错人了……”一指躺着的年轻人道：“找他，我看见地上这个人把块铜丢给他了。”

年轻人不知是没听见还是吓昏过去了，竟然没动一动。

瘦高黑衣人微微一愕，扫了年轻人一眼，道：“真的么？老家伙。”

瞎老人道：“我还敢骗你么，不信你在他身上搜搜看。”

瘦高黑衣人目光移注年轻人，倏然一笑道：“就凭这位的这份镇定，就该没错，朋友，别拣凉快地儿睡舒服觉了，给我爬起来吧。”

年轻人没动。

一名黑衣人闪身就要扑过去。

瘦高黑衣人抬手一拦，道：“别冒失，也别无礼，大凡有这份镇定功夫的，都是江湖上的奇人高士，轻举妄动是会吃大亏的。”

一顿，接道：“朋友，你说对不对，我这里先施个礼吧。”

双手微微一拱，年轻人脸上的那顶宽沿大草帽忽然飞了起来，一下子飞出了老远。

年轻人一声惊呼，翻个身子抱住了，他这一翻身，怀里的那块铜牌掉了出来，落在砂地上没声响，瞎老人却及时说道：“看，我没骗你吧。”

瘦高黑衣人目中寒芒暴射，难言惊喜，匆忙间一声轻喝：“算你便宜，滚！”

那瞎老人如奉圣旨，忙自地上爬起来，抖着两条腿，颤巍巍地走了，连那靠以吃饭的三弦也不要了。

铜牌突现，令人不胜兴奋，刚才被瘦高黑衣人拦住的那名黑衣人闪身扑了

过去，一把抓起那块铜牌，一闪又退回来，快捷如电，双手递向瘦高黑衣人。

瘦高黑衣人泛起一阵出奇的激动，扬手一把抓过铜牌，凝目看了看，然后声音发哑地喃喃说道：“好不容易啊，追了近半个月，伤了好几个兄弟，如今总算可以交差了，也总算博得大功一件……”

突然，他笑了，好不得意，而转眼间他又敛去了笑容，一双目光紧紧地盯在年轻人身上，满脸的诧异道：“你起来说话。”

年轻人两只手极其缓慢，还带着颤抖地从头上移开，先露出一双充满惊骇的眼看了看，然后慢慢地爬了起来。

瘦高黑衣人紧紧在盯着他道：“地上这老家伙把这半块铜牌丢给了你，可是？”

“不、不、不，”年轻人忙摇头说道：“不是这位老人家，是刚才那瞎老头硬塞给我的。”

瘦高黑衣人一怔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地上这位老人家来的时候问了一声谁是接符人，刚才那瞎老头拨了一下三弦，震得人耳疼心跳，这位老人家把铜牌丢给他就趴在地上了，那瞎老头儿接住铜牌正要走，可巧你们赶来了，他连忙把铜牌丢给我，要我躺下装睡……”

瘦高黑衣人道：“小子，是真的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说的全是真的，你想，瞎老头是个瞎子，他怎么会看见地上这位老人家把铜牌丢给了我……”

瘦高黑衣人脸色一变，霍地转头望去，大漠无垠，一片黄沙，哪里还有瞎老头踪影，他脸色好不难看，转过头来冷笑说道：“好个老家伙，我终日打雁，不料今天反被雁啄了眼珠子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半块铜牌总算夺到了手里，小子，算你命大，造化大，走。”

一挥手，率领十几个黑衣人折回来路，如飞而去。

年轻人没动也没说话，他没看那十几个黑衣人，却抬眼眺望，向着瞎老人折去方向直看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念在你维护那半块铜牌份上，我不为己甚……”

回过头来看，那十几个黑衣人已走得无影无踪，他弯腰拾起地上包袱跟宽沿大帽，弹了弹帽子上的砂，往头上一戴，正要走。

蓦地，一阵驼铃声随风飘来，他一怔停步，回头向驼铃传来方向望去，一匹千里明驼踏着无垠黄沙如飞向这边驰来，年轻人皱皱眉，越皱越深，越皱越深……

那匹千里明驼带着一阵风，卷起地上黄沙驰近，它犹在十数丈外，一条高大人影自两个驼峰之中凌空飞起，一掠十几丈地射落昭君冢前，那是个身穿黑衣，

浓眉大眼一脸虬髯，威态慑人的中年大汉。

他刚落地，骆驼也驰到了，骆驼身上挂着一具革囊，长长的，圆圆的，看上去很重，落地能砸个坑。

虬髯大汉没理会身后驰到的骆驼，圆睁环目盯在地上死老人身上好一会儿，突然抬眼望向年轻人：“我请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年轻人直挺挺地站在阴影里，帽沿掀动，风吹动了他的衣裤，这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是英挺、洒脱，他淡然说道：“先答我一句，阁下可是来接那半块铜牌？”

虬髯大汉脸色陡然一变，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来迟了一步。”

虬髯大汉冷笑道：“我原就明白了八分，弃宗忘祖，丧心病狂的东西，纳命来。”

揉身欺近，扬起蒲扇般大巴掌当头就劈。

年轻人淡然一声：“你够莽鲁，够冒失的。”

空着的左掌一翻，恰好托住虬髯大汉的铁腕，五指一曲，轻易地扣住了虬髯大汉腕脉。

虬髯大汉须发微张，脸色大变，大叫说道：“好身手，难怪你敢来夺‘虎符’……”

年轻人五指一紧，虬髯大汉的话声硬给逼了回去，他刚闷哼一声，年轻人接着开口说道：“你听我说，夺半块铜牌的不是我，而是另有其人……”

虬髯大汉咬牙切齿地冷笑说道：“你把我当成了三岁孩童……”

年轻人没理他，“夺那半块铜牌的，共是两帮人，一帮是十几个身手颇高的黑衣人，另一帮只有一个，是个狡猾奸诈的瞎老人……”

虬髯大汉神色怕人，叫道：“闭上你那张喝血的嘴……”

年轻人两眼一睁，威光外射，道：“想想看，我要是那帮夺半块铜牌的人，就不会跟你废话了，放倒你走路，岂不什么麻烦也没有了！”

虬髯大汉一怔，半晌始道：“你真不是夺那半块铜牌之人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真不是，信不信由你，你要真不信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那么，请告诉我，那半块铜牌落在哪一帮人手里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那半块铜牌先是落在瞎老头手里，后来又落进了那十几个黑衣人手里。”

虬髯大汉脸色大变，道：“阁下，你怎么说？”

年轻人缓缓说道：“听我告诉你……”

他把经过情形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虬髯大汉身躯暴颤，髯发猛张，那神态怕人到了极点，好半天他才平

静下来，道：“阁下，是我冒失、鲁莽，请松松手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自无可。”

他松了五指，按理说，他松了手之后，虬髯大汉那只铁腕是该收回去的，谁知理非如此，事却不然，虬髯大汉那只铁腕不但没有收回，反而扬得更高，直向自己天灵拍去。

年轻人眼明手快，应变之速令人咋舌，神情一震，翻掌而上，闪电一般地又扣上了虬髯大汉的腕脉道：“阁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，堂堂昂藏七尺躯，岂可……”

虬髯大汉惨笑说道：“阁下，你该让我死，跟地上这位老哥哥在这漠北异域做个伴儿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事态这么严重么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我路上稍为耽搁，不想一步之差，误人误己误大事，误人误己都还事小，误了这桩大事却使得功败垂成，千万人丧失性命，我怎敢回去覆命，只有一死以谢天下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死了又于事何补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无补！但我这千古罪人只有一死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千古罪人，那半块铜牌这般重要么？”

虬髯大汉须发一张，震声说道：“半块铜牌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？难道你没听那瞎老头说……”

年轻人微一点头道：“听见了，我知道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可是我却误认为他是过于夸大其辞，它竟是……”

“夸大其辞？”虬髯太汉道：“他一点也没夸大其辞，真要说起来只怕他所说的尚有不及之处，你知道那半块铜牌是什么，那是……”

倏地住口不言，旋即他冷笑一声又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告诉你也无妨，那是半块虎符。……”

年轻人目光一直，道：“什么，你说那是什么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你没听见，那是半块虎符。”

年轻人神情一震，道：“虎符，用来调动兵马的兵符？”

虬髯大汉无力地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用以调动兵马的兵符，跟我辈武林人的信符一样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虎符，我懂了，难道这半块虎符是……”

虬髯大汉摇头说道：“我只能告诉你地上这位老哥哥奉命护送半块虎符至此，我则是奉命前来此处接这半块虎符的，接到这半块虎符后，跟另一半拼合，可有大用处，别的我就不能再说了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不说我不敢勉强。刚才你骂我弃宗忘祖，丧心病狂，可是？”

虬髯大汉苦笑摇头道：“阁下雅量海涵，刚才是我……”

年轻人微一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是跟你计较这些了，骂两句既不疼，又不痒，更不会少块肉，我不在乎，我只是根据这八个字，推测出了你阁下的身份跟来路……”

虬髯大汉神情微微一震，忙道：“阁下以为我是什么身份，什么来路？”

年轻人摇头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一帮，哪一会，至少我知道你阁下是位有一腔热血，一颗赤心的忠义之士。”

虬髯大汉脸色一变，悲笑说道：“未能达成使命，不但误人误己，更误了大事，使得功败垂成，罪集一身，还说什么热血，说什么赤心，说什么忠义！”

年轻人双眉一扬，道：“阁下，知道这一点就够了，我不再多问，问了你也未必肯说，早先我不知道那是半块虎符，要不然我绝不会任它落入他们手里，我心有不安，多少也沾些罪，请告诉我，那半块虎符何时要派用场？”

虬髯大汉讶然说道：“阁下问这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那半块虎符等于是从我手里失去的，为消心中这点不安，跟上这点罪，我要把它夺回来……”

虬髯大汉一怔说道：“什么，阁下要把它夺回来？”

年轻人毅然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请告诉我……”

虬髯大汉摇头苦笑道：“谈何容易，那半块虎符现被他们夺去，他们虽不敢将它毁去，必会将它妥善密藏，高手四布，机关重重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阁下，那是我的事，只请你把期限见告！”

虬髯大汉难以言宣地看了他一看，道：“半年之内，只要能夺回那半块虎符，便不得派用场，也无妨大事，当然，越快越好……”

年轻人一点头道：“够了，半年工夫足够了，再请告诉我，到时候我把这半块虎符送往何处去，交给谁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我负的这项使命，当然还请交给我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说的是，那么到时候我何处去找你？”

虬髯大汉沉吟了一下，悲笑说道：“在今后这半年内，我将居无定所，连自己也不知道你该到何处去找我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阁下以为我在没夺回虎符之前，有脸回去复命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那么找个地方住上一个时期该无妨。”

虬髯大汉摇头说道：“说来轻松容易，其实……阁下不想可知，我奉命出来接符，久出不归，必会招人误解，敝上也必会派人追寻我的下落，既然如此，我能在哪一个地方长住？”

年轻人眉锋微皱，道：“阁下既不愿空手回去解释，请贵上等我半年；又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住等我交待，这就麻烦了……”

虬髯大汉突然说道：“这样吧，也只有这样，在开封大相国寺里，我有个佛门至交老和尚，上一字‘慧’，下一字‘因’……”

年轻人截口说道：“虎符重大，可以交给个不相干的人么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我也知道不妥当，如今我只有这一个办法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这样不行么，你我现在约定一个地方，每满一个月到那个地方碰一次面，只要我夺回那半块虎符……”

虬髯大汉截口说道：“阁下以为哪个地方适宜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就在张家口大境门下，如何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这么一来，在今后半年内，我就不能远离张家口一带了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是这样，张家口地大人杂，何愁不能藏身。”

虬髯大汉沉默了一下，毅然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张家口就张家口吧，阁下，你我这么说定了，我个人生死事小，事关大局，还请阁下……”

年轻人淡然一笑道：“我不是有始无终、言而无信的人，阁下放心就是。”

虬髯大汉脸上掠过一丝异样神情，道：“要是万一我三个月不到，那就是……还请阁下去一趟开封，老和尚慧因知道我的身份来路，阁下可明白……”

年轻人微一点头道：“阁下，我懂，无论如何我会把这半块‘虎符’交到贵上手里就是。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对阁下，我不敢言谢，就此别过，容日后……”

年轻人微一点头道：“别忙言去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阁下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阁下可知道，那瞎老人的来路？”

虬髯大汉摇头说道：“我没见着这个人，不清楚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他瘦瘦的，两眼似瞎，怀抱三弦……”

虬髯大汉摇头苦笑道：“我仍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，不过至少他不是他们一路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只是他狡猾诡诈，坏人大事，罪不可恕。”

虬髯大汉神情一震，道：“阁下是要……”

年轻人微一摇头道：“阁下既不知道他的来路，就不必再谈了，还有……”一顿接问道：“那半块虎符既然这么重要，那瞎老人当然也是冒大险而来，那么已经到手的虎符，他怎会轻易拱手让人……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也许在他看来命比那半块‘虎符’重要。”

“不然，”年轻人摇头说道：“他既然冒大险而来，就早该将生死置于度外。”

虬髯大汉脸色忽然一变，道：“阁下说那半块虎符先落到了他手里，而后他又交给了阁下？……”

年轻人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是这样。”

虬髯大汉脸色大变，点头说道：“那就对了，他拿去了藏在半块虎符里的半张血令。”

年轻人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血令！”

虬髯大汉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血令，那是先朝持有这块虎符的那位……在临终前沾血为书，写了一个令字，然后一撕为二，一半藏在这半块虎符之内，另一半藏在另半块虎符之内，派大用时，拿这两者拼合另两者，缺一不可。”

年轻人讶然说道：“那他为什么舍虎符而取血令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那半张血令藏在虎符之内，知道的人很少，拿走它一时也不会被人觉察，要是我也会舍虎符而取血令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这么说，纵然他取去了那半张血令，没有那半块虎符，仍然等于半张废纸，派不上用场。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不错，不过他可以伺机再夺那半块虎符，这总比二者都落空，没得着一样好，这样纵然阁下夺回那半块虎符，找不着这半张血令，那半块虎符也就等于半块废铜。”

年轻人冷哼一声道：“他该死……”话锋一转，接问道：“我请教，他们既然派人夺取虎符，那表示密已外泄，密既已外泄，他们定然会小心提防？”

虬髯大汉微一摇头道：“无碍，不瞒阁下说：敝方之所以把这半块虎符看得那么重要，是因敝方要用这半块虎符去争取一个人，而官家派高手夺取这半块虎符，其目的也为争取这个人……”

年轻人插口说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个人既不属于贵方，也不属于官家？”

虬髯大汉点头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不过这个人是汉人，而且是位先朝遗臣，他胸罗万有，学究天人，有他一个，可抵百万雄兵，所以一直是各方不惜代价争取的对象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他既然是个汉人，还用得着拼命去争取么？”

虬髯大汉摇头说道：“阁下有所不知，这个人虽然胸罗万有，学究天人，有安邦定国之才，但却是个十足的怪人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此人怎么个怪法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各方面都跟他有接触，他却悉纳之，来者不拒。”

年轻人“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也包括官家在内么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据敝上所知，满人曾派一亲王跟他接触频仍，彼此间走动得很勤，俨然他已为满人所用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怎才见得他未为满人所用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这个人最怪的一点就在这儿，对各方他固然来者不拒，但他却不为任何一方所用，倘有人当面提起了‘聘’字，他会马上拉下脸来逐客。”

年轻人似乎大感兴趣，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世上竟有这种怪人，既然不愿为人所用，就该拒绝跟人往来，他怎……莫非他自视甚高，胃口也颇大，有‘待价而沽’的意思？”

虬髯大汉摇头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据我所知，假如谁想让他俯首听命，献出他的才智，非掌握这半块虎符跟半块血令不可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为什么，难道他唯虎符是服？”

“不错，”虬髯大汉点头说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据我所知，这块虎符是先朝一位大将军，他就是他当年的顶头上司的兵符，同时他也受过他这位顶头上司的大恩，满人入关后，那位大将军孤军备战殉国，临终时将另半块虎符及半张血令交付了他，并叮嘱他日后如有人持半块虎符半张血令来见，要立出辅佐，竭尽才智……”

年轻人静听至此，当即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阁下，此人是……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事关机密，更关大事之成败，恕我不敢轻泄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阁下既然有不便之处，我不敢相强，好在目前已知道的三方均无法邀得此人，还是尽快夺取那半块虎符跟那半张血令再说吧，事不宜迟，今后我也着实要忙上一阵子，阁下可以先请，我也要走了。”

虬髯大汉忙道：“请问阁下今后的行止……”

年轻人摇头说道：“阁下不必问我今后的行止，反正你我一个月要碰上一次面，只请阁下届时别忘了赴约就行了。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阁下总该让我知道一下来路。”

年轻人淡然一笑道：“阁下，我来路江湖，我从江湖来，他日也要回江湖去。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那么，阁下贵姓大名，怎么称呼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姓傅，阁下只记住有我这么一个姓傅的人就行了。”

虬髯大汉深望一眼道：“我看阁下不类常人！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我有鼻子有眼，有胳膊有腿，跟常人又有什么两样！”

虬髯大汉摇头说道：“不，阁下该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，我自信眼力还不差。”

年轻人淡淡笑道：“阁下要这么夸奖，就这么夸奖吧，天色已然不早，黑了不好赶路，我要走了，告辞。”

微一拱手，才提着他那小包袱，转身行去。

虬髯大汉抬手想呼，但他没叫出声，那手几乎只刚抬起旋即又很快地垂了

下去，像是乏了力。

他站在那儿，呆呆地望着这位浑身透着慑人魂魄的年轻人逐渐远去，逐渐远去，逐渐远去。

技高一着

日落黄昏，华灯初上，归绥城一片灯光。

归绥，是漠北第一大城，为汉蒙二旗的融会点。

早年在战国的时候为赵国北边属地，实边为当时的重要政策，所以在那时候已各处筑城屯兵，开始垦殖。

到了秦汉时，把绥远分为五郡四十多县，秦汉两朝曾有大规模的移民，汉献帝建安年间，天下大乱，此为战场，人民逃散，北魏时又复锐力经营，设署三十镇，不久又乱，文帝统一后，乃为突厥所占。

唐初平乱驱突厥，又复移民开垦，并兴修水利。

其后，五代、辽、金、元，战乱频仍，民不聊生，一直到明洪武始大事开发，清更努力殖边，局势遂为之一新。

这块地，为汉蒙杂处之所，汉人占十之三四，蒙旗占十之六七。

在漠北荒沙地，有这么一个大城，殊非易事，归绥，蒙古名“库库加屯”，即“青色之城”之意。

此城建于明嘉靖间，有阿尔坦者率众由河套东移，仿内地城市兴建，因此地水草甚丰，适于畜牧。

隆庆初，与明廷通好，明廷封俺达为顺义王。

万历十五年，又封其妻为忠顺夫人，而赐名其城为“归化”。

无论归绥、归化、归远，其意均在蒙人之归化附内。此处蒙汉相处无间，比之新疆、青海等处各地的汉回之争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在归绥最引人注目的是骆驼队。归化商人专营药材、棉花，新疆贸易者，每年九月至翌年三月，骆驼成队往来，计自归化到奇台，凡五千余里，往来运输茶砖、皮毛、葡萄等货，每队凡六七十头到数百头不等，甚为壮观，为塞外特有之风光。

蒙人牧马，妇孺皆擅骑射，北口、西口之马羊最为出名，每值庙会之期，即有大马市出现。西北的骑士最为有名，多采短小粗壮之蒙古马，即此地之特产。